

文化脉动

# “我们在中国学杂技”

本报记者 郑海鸣

## 16年为发展中国家培训400余名杂技人才

来自埃塞俄比亚的杂技学员黑克玛即将从河北吴桥杂技艺术学校毕业了,她依然每天准时出现在练功房,握紧滚环,不断翻转。夏日炎炎,没多久,她就气喘吁吁、大汗淋漓了。

“在整个非洲,还没有一名女子滚环杂技演员,我的目标就是成为这第一名。我从来不觉得苦。”16岁的黑克玛略显羞涩,却很笃定。

“我小时候看电影,觉得杂技太酷了,很想成为一个身怀绝技的人。10岁我就进入了埃塞俄比亚的杂技学校,一直坚持到现在。”其间,黑克玛偶然看到了欧洲女演员表演的滚环节目,被深深吸引的她没有太多考虑,铁了心想学这门绝技。“机会很快就来了!”说到自己争取到了来吴桥学习杂技的机会,黑克玛难掩激动,“我们国家很多优秀演员都来吴桥深造过。来吴桥学习杂技已经成为了很多人的梦想,当然包括我在内。”

来到吴桥杂技学校之初,学校会首先对每名学员进行摸底测试,根据个人的身体素质情况和喜好,为他们选择适合的杂技节目。“传统的《蹬技》、时尚的《绸吊》是埃塞俄比亚学员最喜爱的;柔给巴尔学员有一定的基本功,学校就为他们安排了惊险刺激的高空节目《椅子顶》;加纳学员身高臂长,更适合练习手技……”吴桥杂技学校专业教师、专业杂技演员梁俊焕是黑克玛的指导老师,她说,“黑克玛当时很直接地提出她想学滚环,这个项目对上肢的支撑力量要求很高,女孩子学习的难度很大,但她很坚持。”

像梁俊焕一样,吴桥杂技学校选拔了一支高素质、业务精、能示范的教师队伍,专门负责每天对学员们培训。日复一日,黑克玛周一至周五每天坚持训练6个半小时,一年过去,她终于能登台表演了。“要是没来中国,没有高水平的专业老师指导,我很难想象这么快就能梦想成真。”黑克玛坦言,“这里的伙食、住宿、训练条件都比国内好,老师的指导准确到位。”

说到偶尔难免的受伤,黑克玛说,“老师就像对待孩子一样关心我们,带我们去医院,给我们拿药、到病床边照顾我们,感谢他们!”

据悉,自2002年开始,吴桥杂技学校承担起为发展中国家培训杂技人才的任务,先后为坦桑尼亚、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委内瑞拉、赞比亚、科摩罗、苏丹、老挝等20多个发展中国家培养优秀杂技人才400余名。黑克玛是第十四期学员,目前第十五期的26名学员也已经入校。

## 专注每个细节,用心帮孩子们实现杂技梦

“没有吴桥人,不成杂技班”,吴桥杂技有着悠久的历史。19世纪末20世纪初,吴桥杂技人走出国门,足迹遍布欧美非拉,向世界展示了高超的技艺和艺术成就。吴桥杂技学校创建于1985年,是我国最早的一所专业培训杂技人才的中等艺术学校。建校以来,学校为全国各省市杂技团体培养优秀杂技人才2000余名,参加国内外大赛30余次,获金银奖50多个。“吴桥不仅是中国的杂技之乡,而且是世界杂技人才的摇篮。”法国“明日”与“未来”杂技节主席莫

右图:黑克玛在进行滚环训练。  
本报记者 郑海鸣摄

下图:外国杂技学员在舞台表演。  
资料图片



克莱尔说。

“来到吴桥学杂技,学的是最原汁原味的中国传统杂技,让我们受用终身。”塞拉利昂杂技学员安娜准备在家乡建立一所杂技学校,“学校名字我已经想好了,不是‘塞拉利昂杂技学校’,而是叫‘吴桥杂技学校塞拉利昂分校’,是吴桥,帮助实现了塞拉利昂的杂技梦!”

塞拉利昂本来没有杂技这个艺术门类,第一批的2名学员来中国后,领略到了杂技艺术的魅力。“第二年塞拉利昂就来了10多名学员,年龄大的学习杂技教学,年龄小的学习技巧。我们不仅培养学员,也培养教练。这样他们回国后,就有了一定的持续发展的能力。安娜40多岁了,学习的是杂技教学。”吴桥杂技学校对外交流合作科负责人刁冠华说。

为了确保教学效果,吴桥杂技学校为每一名学员建立了个人档案,并因材施教,根据个人情况差异,制订专业训练计划。再根据每名教师的专业特长、综合素质,将责任目标落实到人头,一月一考核,一季度一小结,确保整个训练计划的完成。

整个培训专注到每个细节,学校先后建立和完善了《留学生课堂行为规范》《留学生公寓管理办法》《留学生餐厅管理办法》《留学生日常行为规范》《留学生外出注意事项》等一系列规章制度。“做到平时在校有人管,放假外出有人盯,训练中教练负全责,突发事情有预案,确保了留学生培训期间人身及各方面的安全。”刁冠华说。

在“事无巨细”的保障下,学员都收获颇丰。目前有100余名学员常年活跃在德国、美国等演出舞台,年收入30万元人民币。学员伊萨回家建立了坦桑尼亚巴格莫约艺术学校杂技表演系,每年招收培训30—50名杂技学

员,至今从未间断,教授的节目全部都是中国杂技节目。

埃塞俄比亚学员叶纳学成回国开办了“非洲梦”杂技学校,学员多达200余人,并组建杂技团给更多非洲孩子提供就业机会。2017年,他带领学员参加了第十六届“中国吴桥国际杂技艺术节”并获得铜狮奖,这也是非洲杂技首次获得的国际杂技比赛奖项。

“这些杂技学员走到哪里,就把在中国所学到的杂技表演艺术带到哪里,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友好使者。”吴桥杂技学校常务副校长齐志义说,“小小的杂技不仅提高了学员收入,改变了个人和家庭的命运,还为发展中国家解决了就业问题。每当从电话中听到学员们说的‘感谢中国’‘感谢吴桥’,我们就无比自豪。”

## 身怀“绝技”,更多外国孩子拥有更好未来

谈到理想,黑克玛希望回国后能去欧洲演出,成为知名的杂技演员,也能挣钱帮助整个家庭。黑克玛家有5个孩子,母亲是售货员,父亲已经去世,她很有信心能为家庭生活带来改变。“等到不能演出了,我会选择去大学深造,学习更多知识。还期待能在国内开一所杂技学校,让更多孩子和家庭拥有更好的未来。”黑克玛显然已经为未来做好了准备。

来自老挝的学员红姆巴斯,如今说着一口比较流利的普通话,“学习杂技的同时,我们还有汉语课。”红姆巴斯说,她父亲经商,发现与中国合作有巨大商机,“等我不演出了,我会利用会说汉语的优势与中国做生意。可以说,学会了汉语也是掌握了一门‘绝技’。”

红姆巴斯所在的老挝国家杂技团,始建于1951年,是老挝唯一的一个杂技表演团体。但此前,节目类型缺乏、表演风格落后,与周边各国水平及世界杂技潮流有不小的差距,每年的演出也寥寥无几。全团上下热切希望能有所转机。“2015年,我们首次为老挝杂技团培养的3名杂技演员回国后首演引起轰动,很快成为该团的中坚力量。到目前为止,我们已经为老挝杂技团陆续培训了近20名演员,还为他们量身打造了30多个单项和集体节目,并赠送大量道具和演出服装,老挝杂技团演出水平和效果大幅度提高,自2017年7月起至今演出场次多达百余场。”齐志义说,“老挝杂技团多次向我们表示,希望学校能够派专家、教练以及编导、舞美等方面专家到老挝去,帮助他们全面提升演员技巧、节目编创和表演水平,帮助他们培养杂技演员后备力量。”

齐志义表示,一门技艺十年功,目前一年的培训时间对于杂技演员培养来讲相对较短,基本功方面无法扎实地教授,所以学员很难学到有难度的精品节目,“我们正在与包括老挝在内的多个国家商谈,准备建立吴桥杂技学校的海外分校,对学员和所在国进行持续不断的帮助。”

当前,由于时间仓促,学员的舞台表演机会相对较少,个人的能力提升也就受到了一定限制。学员们说,“站在舞台上就像站在一面很大的放大镜前一样,面对观众,任何纰漏和瑕疵都会被放大,要想得到观众的肯定和掌声,就必须时时刻刻加倍注意,这使我们提高得更快。”对此,吴桥杂技学校筹划建立一个中非杂技团,在我国各地、“一带一路”沿线等地进行巡演,“让世界各地都能感受到中国杂技的艺术魅力,也让中国与各国的友谊开出绚丽的花朵。”

## 金台论道

家长在物质层面不能过于娇惯孩子。然而,在精神层面,情况却应相反,孩子十分需要精神文化生活的点滴“娇惯”。

在教育方面,培养孩子的精神德操与文化修养十分重要。不少家长把孩子送到名目繁多的兴趣培训班,奥数、书法、钢琴、舞蹈……恨不得让孩子精通十八般武艺,觉得这就是在精神文化方面培养孩子。如此培养,投入大量的金钱和精力不说,还很可能引起孩子的抵触情绪,效果不一定好。

其实,培养孩子的精神德操与文化修养,参观博物馆是非常好的选项。例如,意大利雕塑家米开朗基罗的名作《大卫》,你可能见过各种尺寸的图片,你也可能记得他有5米高,但当你翻阅画册的时候,不可能绕到身后去看他优美的肌肉走向。而博物馆正能提供这样一个立体又亲切的自由审美现场。

博物馆以包容的姿态欢迎这个世界上所有探寻未知的人们到来。多元的文化力量、丰富的种类内容,足以让孩子在博物馆里得到精神上的富养。

在科技高度发达的今天,我们已经习惯把对未知事物的探索交给搜索引擎,正如探索取得,得来如此容易,留驻谈何容易。对孩子尤其如此,来到博物馆,不能走马观花看看就算,留下记忆、留下思考才能将参观的意义无限延长。

荷兰的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就在这方面作出了一次简单但富有意义的尝试。工作人员会在入口处给每位来参观的孩子提供一个空白本子和一支铅笔,鼓励他们用心观看,提倡用手抄录或写生。毕竟,参观者漫无目的地到来和不知所云地离开,从来都不是任何博物馆的初衷。

一座博物馆,用有限的空间为孩子展示出了这个世界的无限可能。一件展品就能激发起一次强烈的好奇心和求知欲望,一次文化的探知也许亦能化解很多文化间的臆想与偏见。借助博物馆这个最基础的平台给孩子一个懂得尊重与平等的成长环境,何乐而不为。

# 到博物馆留下记忆和思考

杨启鹏

## 文化进行时

### 2018北京文创大赛

# 用创意服务提升生活品质

本报记者 王珏

近日,2018北京文创大赛启动。本届大赛以“奋进新时代,创意赢未来”为主题,首次面向全国开设赛区。大赛着眼大力发展文化产业的战略目标和实质举措,在15个城市开设分赛区,通过政府部门、企事业单位、高校、商协会,以及产业园区和企业社群的动员,实现“两吸引、两聚合”,即吸引优秀文化项目在大赛平台上一试身手,优秀创业团队落户北京,吸引实力金融资本在大赛平台上投资合作,推动文创金融的融合发展;聚合权威智库机构和知名专家、创业导师对赛事及创业服务提供支持,聚合文化龙头企业参与到大赛的创业活动和培育服务中来,实现资源整合及优势互补。

根据《北京市“十三五”时期文化创意产业发展规划》,到2020年,文化创意产业增加值占北京市GDP比重将达到15%左右。但就现实而言,文创领域存在投资失败率较高,融资又难以找到通畅便利渠道等问题。为此,大赛吸引金融与文创的对接,推动文创和金融的融合发展,通过线上和线下平台,充分发挥政府、资本、行业、媒体对文创产业的扶持作用,提升文化创意的落地率、孵化率、成功率。创意改变生活,创新驱动发展。同时,大赛鼓励创意、激发创新、支持创业,不仅用创意服务提升生活品质,更适应文化消费升级的需求,成为文创产业助推地方经济结构转型升级的重要引擎。

北京市委宣传部副巡视员、市文促中心主任梅松说,大赛是优秀文化创意企业和项目展示、脱颖而出的平台,是政府部门、业界专家、投资机构 and 参赛企业对接交流平台。“我们还将持续为中小企业和创业者提供专场培训、主题展览、投融资对接、宣传展示、经验分享和互动交流等多种形式的服务。”

## 微议

### 中国杂技走出炫技模式

【事件】把戏曲、舞蹈、杂技与魔术融合,让人们欣赏高水平杂技同时领略浓郁的中国风……近日,由重庆杂技艺术团打造的魔术节目《伞从扇影》,作为中国唯一参赛节目,在IBM国际魔术大赛夺得金牌、金奖和观众最受欢迎奖三项大奖。据悉,本次大赛吸引了来自全世界80多个国家的100多个节目,共400多人参与演出。该赛事最高荣誉的金牌奖项已空缺13年。

【点评】文化走出去,杂技取得的成绩有目共睹。无论是国际交流还是商业演出,中国杂技都有着不俗的表现。然而,中国杂技也面临着后续人才培养、文化内涵提升、节目内容创新等问题。

近年来中国杂技内外兼修,在提升技艺的同时,提升杂技节目的艺术性和思想性,在创意、服装、灯光、舞台等方面做深层次的制作和打磨;同时,注重中国传统文化的运用,《伞从扇影》就将桃花扇、油纸伞、水袖、碎步、灯笼等中国元素与表演结合,在国际舞台上绽放中国杂技的风采。正如重庆杂技团党支部书记陈涛所说,我们现在更注重综合性包装,中国杂技和魔术正在走出炫技模式。

### 让音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

【事件】在中国国际展览中心(静安庄馆)举行的第四届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上,中国乐器特色产业基地、音乐教育示范基地成果发布。展会联合中央音乐学院、中国乐器协会、中国音乐家协会管乐协会、全国音乐教育服务合作联盟推出2018国民音乐教育大会,来自国内外的百余位专家和业内人士,聚焦当今音乐市场热点趋势,为音乐教育出谋划策。

【点评】今年的北京国际音乐生活展总展示面积达到3万平方米,结合生活场景设计和文化体验活动,分别呈现了国乐经典、西式美学、电子音乐及音乐教育。目前,全国也出现了江苏泰兴黄桥提琴之都、扬州琴筝之都等特色产业基地,河北武强示范基地、红棉乐器示范基地等音乐教育服务示范基地,将乐器制造与音乐教育、音乐生活融合,加强音乐文化普及。从我们中也可以看到人们对音乐不断增长的需求。但不少家庭或是盯着音乐明星培养孩子,或是冲着考级升学强迫孩子,久而久之,孩子学音乐也便失去了乐趣。学音乐要打破明星意识,比赛思维,让音乐培养我们的审美,激发创造力、提升素质修养,成为我们生活的一部分。当我们学音乐不再是冲着当大师去的,那么音乐的春天才真正来临。(史诺)

## 书与人

# 薛涛:哲学天生属于孩子

本报记者 张贺

作家薛涛爱哲学。他说,“我在中学的时候,有很长一段时间就是很喜欢哲学。我喜欢是因为读了哲学可以引发思考的感觉。因为思考,一个人的心灵才能逐步被唤醒……”

今天薛涛把自己的感受写进了童话,《薛叔叔哲学童话》10部童话绘本,展示着他对于友谊的渴望、对理想的追求、对生与死的思考、对爱情的看法……

在童书市场空前火热、作品数量呈现大爆发态势的今天,薛涛实在算不上多产,20年里只写出十几部童话,但他的作品少而精,曾先后荣获陈伯吹国际儿童文学奖、冰心儿童文学新作奖等各种奖项。在薛涛看来,写小说是本职工作,写童话是业余生活。但写小说是累人的,气喘吁吁的“本职工作”,每当这时,薛涛便会想转换心情,写写童话。正是这种轻松的心态,使薛涛格外珍视这10篇童话。他说:“它们是我在心情最好的时候写出来的。虽然都不长,一两千字,但我觉得它们更像我的‘小宝贝’‘小东西’‘小玩意儿’。这些童话都是在我写不出来、写不出来难的情况下创作出来的,是真正从我的生命体验中流淌出来的10篇‘小东西’,我特别珍视它们。”

在这10部童话里,薛涛有意识地将故事讲哲学,一个个看似浅显的小故事细细咀嚼却有深厚的意味。《稻草人》里稻草人与乌鸦、麻雀等对于何为美的争论,《河对岸》里小熊对于感恩之心的体验,

都能在给孩子美的享受的同时引发思考。

孩子能看懂哲学吗?薛涛说:“我觉得‘哲学’两个字天生就属于孩子。孩子经常会说出一个真相,莫名其妙地一语道破天机。我觉得那个时候孩子就是一个哲学家。我这套书无非是让孩子们记住自己是一个初生的孩子,而不是一个淹没在各种培训班里的孩子。”

在薛涛看来,读书的目的是唤醒灵魂,而哲学是最能激发人去思考的,读过哲学,思考人生会使人深刻。在浅阅读、碎片化阅读大行其道的时候,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更要保持清醒,加强深阅读。薛涛说:“只有深阅读才是真正的阅读。”

北京师范大学教授、中国图画书研究中心主任陈晖认同这一看法,她指出:深阅读就是学习性的阅读,学习性阅读能够支持语文课程学习的需要。语文课程现在要全部改用部编版的教材,语文课文的文学性、思想性以及阅读量都大大提高。而且,名著阅读已经列入了课程标准,学生们必须掌握阅读理解有一定长度、一定深度的文学作品。“只有从小习惯于阅读具备一定文学性和深度的作品,才能适应这样的教材改革。”陈晖说。

薛涛的读书经验是“不要从浅入深,而要直接就谈深的。”他说:“你由浅入深,你永远也不会深,因为你的口味定型了。让阅读的起点有一定的高度。这样的阅读才可能是最好的。”